

寒露卷

QING

青红

HONG



- 青春言情小说实力派掌门人**缪娟**
- 萌芽明星作者**王若虚、铁头**
- 新概念大赛首奖得主、TN热门选手**奉波**倾力打造

《青红·寒露卷》倾情推荐：《亡灵巫师笔记》《陆桥旧事》《寻找苏小桃》《天籁》

● 我慢慢懂得，我爱我的城市，在于她的废墟，
她的忧伤与哀愁，她曾经拥有而后失去的荣耀。

中国青年出版社

青红

『寒露卷』



中国青年出版社

青红·寒露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红·寒露卷 / 《青红》编辑部编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006-8996-6

I. 青... II. 青...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9831号

编辑部

编辑部电话: (010)64034328

责任编辑: 吴方泽 庄伟

助理编辑: 刘文 陈琳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 张域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营销: 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营销电话: (010)64017809

印刷: 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0 彩插: 2

字数: 200千字

版次: 2009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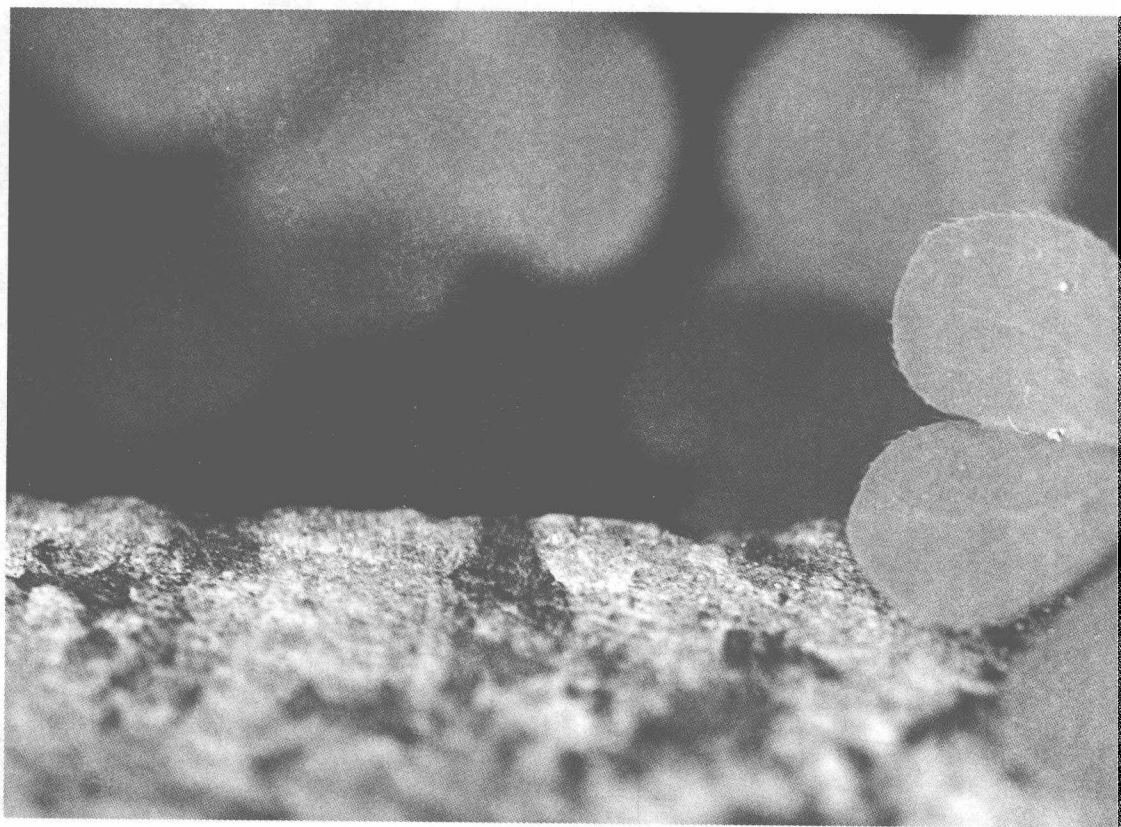
定价: 15.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84035821

十二月的一个星期天，墓地里的玫瑰已经战胜了大剪刀。自从那个遥远的十二月的一个下午，她对他说同意，说她永远爱他以后，多少岁月已经过去了。

——马尔克斯



CONTANTS 目录

1 将军与玫瑰
文/ 缪娟

天籁 19
文/ 王若虚

30 寻找苏小桃
文/ 铁头

长安街1987 54
文/ 马熹哲

64 陆桥旧事
文/ 苏枕书

犹是故人归 79
文/ 薇哂

84 这片冷漠的江湖
文/ 奉波

亡灵巫师笔记 88
文/ 王逸飞





将军与玫瑰

文/ 缪娟 图/ 茶朵

一

三十五岁的罗欣健被授予少将军衔。

他是军方的科技骨干，国家载人航空项目年富力强的主持人，每天监督管理各专业机构的工作情况，将数据汇总整理，协同工作，排除困难，制订长短期工作目标，同时还要将工作进展定期向上级汇报。

从外貌上看，罗欣健将军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白净脸孔，一字浓眉单眼皮，鼻子很直，薄唇

如裁。他有一张心无旁骛、不动声色的脸。

一个秋天的星期日，早上，阳光很好，穿过玻璃穹顶，落在首都机场出港大厅里，罗欣健身着便装在这里等人。

从巴黎来的乘客出来了大半，他等的人方才慢吞吞地出来。女孩儿黑头发披在肩上，帽檐压得很低挡住半张脸孔，她拎着自己简单的行李走到罗欣健的身边了，他比一比，她好像长高了一些。

“妞妞。”他说。

女孩儿抬头，两个月不见而已，她的脸上多

了许多雀斑，法国阳光泛滥的症候，她眯着眼睛看他：“爸爸。”

回家的路上，他们在餐厅简单吃了些饭，妞妞刚下飞机，没有好胃口，恹恹欲睡的样子，待到罗欣健载她回家，女儿澡都没洗，便在沙发上睡着了。他看看她的一张小脸孔，黑睫毛扇子一样，十二岁的姑娘了，两腮还有婴儿肥，睡态憨憨。

他给她脱了鞋子，然后打了一个电话往巴黎，想要告诉某人妞妞平安抵达。

没人接。

罗欣健只好放下电话，整理妞妞带回来的行李。

多了一些小物件：俏皮的花布裙子，妞妞的射手座星座的发卡，上上下下打开来能有三层的镜子镶着宝石，还有樱桃味道的口红。

他仔细看看女儿的脸，难怪觉得有点不一样，某人竟然允许十二岁的她化妆，他摇摇头，将这些东西放在她房间的小抽屉里，随便她怎么用吧，但上学是不可以涂这个的。

妞妞箱子里面还有两袋花种。

包装上用五种语言介绍说，一颗花种，一千克泥土，阳光下，每日浇水一次，两星期内花朵绽放。

他想，难得，女儿大了，还知道带回礼物。

院子里只有警卫值班，他今日给秘书保姆都放了假。罗欣健自己动手给妞妞洗了衣服袜子，又炒了两个菜，做完了这些事情，女儿还没有醒，他于是找来花盆，挑了一颗种子埋在泥土里，浇上水。

“爸爸，你在做什么？”妞妞终于醒了，揉着眼睛问他。

“我把你给我带的花种种上。”

“可是，我没有给你带花种。”妞妞说。

他拍拍手中的土：“不是你？”

“不是。”妞妞说着走开了，“爸爸，你做了什么给我吃？炒玉米？能不能加一点番茄酱和奶酪？”

“爸爸只有家常的中餐给你。”他培好土，站起来对妞妞说。

他将花盆放在阳台光线最好的地方。

他想，这会开出一朵什么花呢？

会不会是，

白玫瑰？

故事最初发生在很多年以前。

当年的罗欣健还是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在最好的学校，有好的离谱的学习成绩。

“这是人考出来的分数吗？”

女孩子在红榜前跟同伴说。

欣健从她们身后经过，听见说到自己的名字了，放慢脚步。

“罗欣健，五科成绩，只丢了十三分。”说话的这个女孩儿头发很好，扎了一束马尾，肩膀细细，“没什么大不了的，五子棋下得不会好过我。”

此时期中考试刚刚结束，校园里的五子棋大赛激战正酣，欣健自习时间同桌：“那个五子棋，怎么下？”

同桌略一演示，欣健融会贯通。

班长很高兴：“欣健你有希望代表我们班夺魁，拉肚子的王一丁由你顶替。”

他一路厉兵秣马，不失一局顺利进入决赛。

决赛的对手是白玫瑰。

拉拉队声势浩大，男同学来的目的，一个是为给欣健加油，另一个更为重要，这新转学过来的白玫瑰同学究竟是何等人物？

女孩儿果然是不同凡响的：白皮肤，黑头发，墨一样的眼睛，草莓一样的嘴唇，真是漂亮。

他看她的头发，便认出是那天说他必不胜她的姑娘。

为了一句话，斗狠下棋，终于在决赛中遇到她。不过，她记不记得他的名字，她记不记得她说的那一句话？

这样犯了兵家大忌，罗欣健思绪太多，以一种

很低水平的方式，让白玫瑰下成了四三连珠，先失一盘。

第二盘他严阵以待，两个人杀得难解难分，直下得出了棋盘，还是不分胜负。主持人宣布是和棋。

第三盘要下快棋。三秒钟内定子，否则就是输。这一盘很关键，欣健若是赢了，那两人继续，他要是输了，则玫瑰到这里就赢得全校冠军。

他一路小心谨慎，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拆了不知道多少招，对面这一直没有抬头说话的女孩儿忽然说：“我说过，你赢不了我。”

但见她轻轻放上一子，将三子抻四，欣健没有选择上去拦死。

主持人宣布：“白玫瑰获胜。”

欣健抬头看，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明明没有让她成五子连珠，怎么会输掉这盘棋。

自己班的班长说：“她是没有五子连珠，不过，欣健你连上了六子。”

同桌事后几乎跪下给他道歉：“对不起，对不起！这个规则居然忘了告诉你，六子连珠便是输棋。”

他跟这个女孩子握手，当时想一局棋而已，没有什么，来日方长。

罗欣健下五子棋从来都没有赢过白玫瑰。

在这个重点高中里，白玫瑰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不过，她会画画，个子高，长得漂亮，走在校园里，总是神气活现的样子。欣健这个时候忙于学业，不过看见她，难免留意，也会好奇，如果，她不像他们一样地忙碌用功，那么她会过着怎样的日子？

暑假里，欣健经常去游泳。

遇见白玫瑰，她身边有别的男孩子。

男孩子买雪糕，男孩子买酸奶，男孩子仔细看着她的脸跟她说话，玫瑰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

欣健游了几圈，正当下午，游泳池人多了起来，他要离开的时候，忽然一个小脑袋从他身旁的

水里冒出来。

“罗欣健。”

“白玫瑰。”

她白白嫩嫩的脸、黑漆漆的眼、红艳艳的嘴唇在阳光下显得越发地鲜嫩可爱。

“怎么你要走了？”

“嗯。”

“我还等着你过去跟我说话呢。”

她总是让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跟你走，我们去吃红豆刨冰怎么样？”

“那你的同学？”

“别去管他们。”

他骑着自行车载她去他认识的最远的一家小店吃刨冰。夏天里槐树枝叶茂盛，荫蔽古城旧街，坐在后座的玫瑰哼着小歌，明明是酷暑，欣健只记得满城清凉。

欣健没有参加高考。获得过两次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金牌的他在高三上学期得到保送到清华大学的机会。

玫瑰首先知道的这个消息，欣健告诉她的时候，她说：“你看看，你真了不起，难怪我觉得你脑筋与别人根本不一样。”

“那你呢？玫瑰。你想去哪所大学念书？”

“我不知道。中央美院，说不定。”

脑筋太好的人对自己不公平，别人说不定的话，他牢牢记在心上。

欣健寒假的时候去北京参加面试，专门去中央美院给玫瑰弄了大叠的考试资料来，他到回家便赶忙给她送去，在她学画的教室外面等她，看她在画板前，闭上一只眼，拿着笔伸手出去量静物的比例。

文化课的补习过程中有让人不堪回首的痛苦，在玫瑰看来，数学和英语产生的缘由，除了折磨年轻的艺术家并没有别的意思。

“罗欣健，我不懂。”

“排列组合？”

“不是。”

“是什么？”

“明明是我比你聪明，为什么你就能搞定数学，我就不能？”

这种话被玫瑰说出来，又是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任是谁也很难服气，罗欣健看着她：“谁说你比我聪明啊？”

“不是吗？”玫瑰说，“你看我五子棋……不信，杀一盘。”

他把一页代数习题放在她面前：“你不要再打岔了，也别想偷懒，快把这个做了。”

在清华大学数学系准高材生罗欣健的辅导和督促下，画技出色的白玫瑰同学终于通过文化考试并进入了中央美院。

他们同坐一列火车上京，欣健先将她安顿好后，自己才去清华报到，他又买了一辆自行车。

不久玫瑰打来电话说：“欣健，你知道我老师是谁？”

“孙周？”

“怎么你那么容易就猜得到？”

“你不是一直在临摹他的画？”

名画家孙周的画展下个周五在左岸画廊举行，请帖送到了罗欣健将军的办公室，他看到了，问秘书，到时候还有没有别的安排。

秘书说没有。不过第二日，大人物的家宴邀请您去。

他说，好，谢谢！

因为大项目刚刚完成，载人飞船完成绕地航行并成功收回，正是举国欢庆，项目组暂时放假的时候，罗欣健难得的休息，晚上问姐姐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看画展。

姐姐说，好啊！

姐姐说，爸爸，你过来念段故事我再睡觉。

欣健问，念哪一段呢？

女儿躺在臂弯里，身上的气息又软又甜：“就念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那一段。”

二

孙周老师与从前不大一样，不过，也难得快六十岁了方显老态，额角白发反而更增添了艺术家的气度。

孙周老师着中式长袍从画廊里面出来迎接欣健，握他的手。

“你好，孙老师。”欣健说。

“你好，欣健。别来无恙。”

“别来无恙。”

孙老师看到姐姐，弯下身子看她：“这位姑娘是……”

欣健说：“这是姐姐，我跟玫瑰的女儿。”

孙老师说：“难怪啊难怪，跟玫瑰这么像，像是两滴水。”

第一次见到孙老师，他是英俊潇洒的壮年人。

欣健来美院找玫瑰。

她下了课，从教室里出来，看见欣健问：“你是不是等了很久？”

“没有。我四处看看，这里气氛很好。”

孙老师下了课，看见这两个人，玫瑰说：“老师，这是罗欣健。”

孙周说：“哦，男朋友？”

玫瑰微微笑，没有否认，细细的手指将欣健的手挽上。

一下午，这手也没有松开。

散步的时候挽在一起，说话的时候挽在一起，看电影的时候也挽在一起，直到晚上送玫瑰回了宿舍，欣健松开她的手，在路灯下抚摸玫瑰的头发，仔细看她美丽的脸。

她笑起来：“罗欣健，罗欣健……”

他们拥抱在一起，亲吻。

年轻的爱情花朵一样华丽地绽放，哪一种呢？白玫瑰。

即使是在这最好的院校，竞争最激烈的院系，

罗欣健的成绩仍然是出类拔萃。这么出众的学生入学便引起老师们的注意，得到重点培养。此时信息科学在国内方兴未艾，计算机互联网络初露端倪，欣健在老师的办公室里发现居然可以利用微机与大洋彼岸的外国人交流，觉得真是有趣。

老师将欣健引见给信息学系的同僚，没有交谈几句，那老师问欣健：“一年级下学期，你们可以选择第二学位的课程，欣健你就念我的系吧。”

欣健还是将这件事情第一个告诉玫瑰。她的第一个反应是：“那你岂不是课程会很多？”

“周六，周日也会有。”

“那我们还会经常见面？”

“恐怕不会像现在这样多。”

玫瑰想一想：“没什么，我去找你，一起吃一顿饭也是好的。”

大家就都知道罗欣健这位漂亮的女朋友了，时常从这巨大城市的另一个角落，骑一个半小时的车子来跟罗欣健吃一顿中午饭，陪他一下午的课，下了课，她便马上回去，天还未黑，不要他送。

同时身为美术教育家的孙周，他的画展有一个小的单元专门留给自己的学生。

玫瑰的画在显著的位置上。

欣健看见了，妞妞也看见了，指着那一幅由虚实实的点构成的海景说：“这是我妈妈的画。”

欣健问孙周：“这是……”

孙周点点头：“上个月她从巴黎邮来给我。你觉得怎么样？欣健。”

欣健微微笑。

“是啊，你是懂画的，她又上层楼了，是不是？”孙周笑道。

玫瑰也是出色的学生，就是实在任性，孙老师没少批评她，构图运笔都不够规范。可是，这个孩子偶尔的神来之笔又让人叫绝。

“那是因为我思想活跃的缘故。”玫瑰说。

欣健说：“是啊，是啊。你的思想最活跃。”

大学二年级，玫瑰换了发型，她把头发烫成了小黑人的样子，她说自己活跃，欣健觉得简直到了喜剧的地步。

“我不仅仅是为了画而画的，我总是在思考东西。”

欣健笑了起来，感觉这个女孩子越大越发孩子气了。

总是在思考问题的白玫瑰在骑车时摔坏了腿住到大学医院里，欣健到的时候，玫瑰的腿上已经打上了石膏。

他看着她，说不出话来，额角上冒汗。

玫瑰说：“太好了，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旷课。”

他说：“你怎么弄的？”

玫瑰说：“赚了点钱，太得意了，没看到那条沟。”

欣健说：“笨蛋！”他的手放在她石膏腿的外面，恨不得这东西嵌在自己身上。

“是啊，我是。”玫瑰的胳膊挂在欣健的脖子上，“笨蛋要送给你一个礼物。”

“你玩什么？”

“我帮有钱人做了个小设计，他们要付我钱，我不要，给你要了一台电脑。”

“我不要。”

“那我把石膏敲掉。”

他看着她，玫瑰笑起来，亲亲他的耳垂：“我厉不厉害？两个月而已，赚到一台电脑。”

如今罗将军使用的计算机，尖端实验室特殊制造处理器和芯片组，太空金属防弹防辐射材质，12.1英寸宽屏LCD显示屏，分辨率为1280×800，配有高分辨率摄像头、DVD RW光驱、全能读卡器等，存储的内部信息更是国家级的机密。

他的第一台电脑，两万块，笨重的奔腾386，满满地摆了半个寝室，就是在这个电脑上，罗欣健设计出的程序在美国获得奖励，卖了不

多不少的一笔钱。

欣健得到了奖金，想要把钱还给玫瑰。玫瑰见他坚持，就只好收下。欣健说：“还要送一份礼物给你。”

“那我得仔细想想。”

一套昂贵的画具？一件名牌的衣服？什么都好，只要玫瑰她喜欢。

“我要，口红，最好的，最贵的。”

他们在香奈儿的柜台选择了一款深红色的口红，当时的价格才一百多元，名字叫“轻佻的花”，玫瑰擦上了更显得皮肤白净，头发黑亮，艳丽非常。

她唇上的口红以某种柔软的方式抹到他的嘴巴上，回到寝室，同学问：“欣健是不是上火了？怎么嘴唇这么红？”

他拿着牙具去洗漱，依然留恋玫瑰的味道。

画展结束了，司机在画廊门口等待，欣健和姐姐上车之前与孙周道别。孙周说：“过两个星期，玫瑰也要回来开画展，我想你已经知道了。”

他不知道，她没有跟他说。可是，还是点点头：“哦，是啊。”

“那到时候见。”

“到时候见，孙老师。”

坐在车上，欣健问姐姐：“妈妈要回来开画展，你是知道的？”

“嗯。”

“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

“你没有问。你没有问妈妈怎么样了。”

他看看姐姐，心里有点想笑，这次旅行，玫瑰居然教会十岁大的女儿怎么对付他。

“那好，妈妈她怎么样了？”

“每天画画，运动，陪我去南方旅行。”

“有……”

“没有。”

“男朋友？”

“嗯。”

他回了家，想要给远在巴黎的玫瑰打一个电话，还是不接。于是打开电脑给她发一封邮件。

想了很久也没有几个字。

玫瑰，

姐姐已经回到我这里。

知道你要回北京举行画展，我很期待。

写完邮件，欣健站起来走到阳台看了看之前种上的花种，没有动静。

他吸了一支烟，回到屋里来将刚刚的邮件按了“取消”。

第二日有位领导人在家里设宴款待新近立功的科技精英。按照官职，欣健的位置离大人物颇远，不想他却招手对欣健说：“坐得那么远干什么？欣健，来，坐到我旁边来。”

这样亲切温暖的态度也难免增加了压力，大人物拍着他肩膀说：“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困难要提出来，你个人或者项目组，只要你提出来，我就帮你解决，我的要求，你明白，我要尽快见到我们登到月球上去。”

欣健将大人物敬的酒一饮而尽。

家宴过后众人在花园散步小憩，同僚们低声交谈，欣健打了一个电话给家里，知道姐姐还在做作业。

“到时间上床睡觉，不要看电视。”

叮嘱未完，孩子早已放下电话。

欣健收了线，回头，身边是一位年轻的女士，手中拿着两杯酒，看着他微笑。

“哦，谢谢，谢谢！”欣健接过来，饮一口，猕猴桃果酒，酸甜可口。

“刚才用餐没见到您。”欣健说。

这陌生的女士尚未答话，女主人过来对欣健说：“我得介绍你们认识，欣健，这是我的侄女周佩云，刚从美国念书回来。佩云，这是罗欣健，他是谁，我不用介绍吧。”

两人握手。

欣健说：“周小姐从美国回来？”

“毕业了，回国工作。”

“哪所学校？”

“麻省理工。”

欣健想，是麻省理工啊，他也曾在那里，整整三年。

欣健在清华念到二年级毕业，就被学校送到麻省的信息学中心念书又享受国家提供的奖学金。

这对欣健全家来说是多么大的好消息。

暑假的时候他拿到签证，父母第二天便宴请亲友。

席间不免畅谈这天才的孕育培养过程，叔叔阿姨们想替自己的孩子问问欣健如何克服学物理最初的厌烦情绪时，发现主角不知道何时从席间离开。

欣健跟玫瑰正坐在离家不远的水塘边。

他的手里还是她细细的手，他拿起来嗅一嗅，松节油的味道。

“今天用油彩了？”

“昨天。”

“留了味道在上面。”

“罗欣健，我就是画画的啊。以后我的手就永远都是这个味道的。”

“那让我再仔细闻一闻。”他把她的手放在鼻子前，嘴唇边，“我得记住。”

他抓住她的手，玫瑰靠在他肩上，好月亮照在池塘边这两个人的身上，萤火虫闪闪飞过。

他还是个二十岁的男孩子，有心爱的姑娘，如何脑力超人，如何用功读书，如何慨叹新大陆的发达和神奇，也每每总会想念一洋之隔的玫瑰。有时候仔细闻一闻自己的手指，仿佛还有女孩的味道；节省下钱给她打电话，听见她小小细细的声音在另一边说：“欣健啊，我不能跟你大声说话啊，她们睡午觉呢。”

冬天的时候，他收到来自玫瑰的礼物，是一件高领长袖的薄毛衣，手工编制，穿着它去教授家过圣诞，师母看见欣健说，这孩子长得真漂亮。

艾伯顿教授是影响欣健一生的人。

当他看见艾教授与“发现者”号合影时，便仔细端详起来。

艾教授说：“我小时候梦见坐着大白鱼航行，欣健，你说我们做出来的飞船像不像？”

“像。”

“虽然我没有上去，这条鱼却是我参与设计的。”

师母说，只要教授一说起这件事就没个完。

艾教授说：“这是多么伟大的事业。参与者都是幸运儿。你看看，有几个国家做得到？美国做到了，苏联做到了，下一个，”他看看欣健，“只有中国。”

“所以，罗将军其实是在麻省理工确定理想和立下志愿，要在航天领域工作的？”

周佩云问，两人说起在麻省的读书生活，难得找到了共同的话题。

“可以这样说。你呢？周小姐，现在回来了，觉得什么印象深刻？”

“春天时，花开得实在是好。”

他放下酒，回身向远方看，喃喃自语：“最美最香的是……”

“白玫瑰。”周佩云说。

三

夜幕低垂，宴会结束，众人告辞。

欣健将周小姐送回公寓才回到自己家中。

时间不早，早已过了上床睡觉的时间，姐姐却醒着躺在欣健的床上。

“爸爸，章百佳太讨厌了！”

“发生了什么事？”

“他往我衣兜里放纸球，他低头就把我的鞋带和凳子绑在一起。他告诉所有的男同学都不许跟我玩儿。”

“这还了得？”欣健把姐姐抱起来放在腿上，笑着说，“爸爸去找他，教训他一顿好不好？”



女儿想一想：“也不好。”

“为什么？”

“……”

“事情是怎么开始的？”

“我说，他跑起来是鸭子腿。”

欣健哈哈地笑起来，把女儿抱到她自己的房间，放在床上，亲亲她的脸颊：“妞妞别想了，快睡吧！你如果这样说他，那我们也不吃亏。”

欣健功课繁重，第一个暑假获得在艾教授的通讯实验室工作的机会，不能回国。

玫瑰也放了假，欣健打电话去她家里，她的妈妈说玫瑰去了西藏采风，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过了半个月，他也没有玫瑰的电话。忙碌的日子中，这渐渐成了让他不安的心事。欣健每天打电话给白家，告诉玫瑰的妈妈：“如果她从西藏打电话来，一定要告诉她给我电话。”

在研究室跟他同屋的美国男孩此时也遭遇了情感问题，有一天喝得酩酊大醉，在宿舍外面睡着了，欣健背他回了房间，男孩儿在床上翻了个身说：“你怎么就跟乔恩结了婚？”

“谁？”

“露丝。”

酒后真言，每个男孩儿心中都有玫瑰，开在舌尖上，扎在舌尖上。

突然电话在这个时候响起，欣健接起来，听见漂洋过海的声音：“罗欣健。”

“白玫瑰。”

“我刚从西藏回来。”

“哦……”他拿着电话，不太知道此时该说些什么，有点惊喜，有点怨气，这样钝住了声音。

“在做什么？”

“在宿舍看书。”

“忙不忙？”

“还好，假期给教授帮忙。我们在民用通讯系统这个工作组见习……”

“这么了不起！”

他将话筒交到另一只手上：“你呢？玫瑰。”

“画画。”

“……”

“我不说了，电话费好贵，你看书吧。”

“玫瑰……”

她这么着急就放下电话，他想，不如不打来，玫瑰什么时候对他这样疏忽又缺乏耐心？因为聪明，所以敏感，欣健更加惴惴不安。

欣健买了机票才请假，艾教授问，是不是家里有事？

欣健说，是，我的女朋友。

教授说，那可要快回去，这是最大的事情。

他在飞机上迷迷糊糊地梦见一双手，十指尖尖，仿佛有松节油的清香，一枚一枚地在棋盘上摆上棋子。

他没有回自己家便去了玫瑰的家。还是暑假里，却没有有人在，两扇窗子都黑着灯，他便坐在楼下的花坛里等着她，胳膊上被蚊子咬出了包，挠出血来。

玫瑰回来，欣健已经睡着了，她摸摸他的头发，他睁开眼睛，看一看，抱住她，很用力，这一个拥抱，等待历时一年。

玫瑰在西藏拍的照片里有一个男孩子，长头发，戴帽子，像个牛仔，在她挂在墙上的N多张照片里出现，面目英俊。

就是这个人，打电话来了白家，欣健起来接起电话。

对方说：“我找玫瑰。”

欣健正要叫玫瑰，她正在厨房给他倒水喝。

那人说：“你是哪位？”

“罗欣健。”

“哦，听说过。怎么你从美国回来了？”

“是，刚刚才到。你是……”

“刘凯，我们一同从西藏回来。”

欣健抬起头，玫瑰站在旁边，他将电话给她，她接过来，却挂了机。

他看着她，此刻头很疼，觉得面孔也在发烧一样。

玫瑰说：“这个人是学长，在西藏说，喜欢我。”

“那你呢？”

她出去阳台，欣健跟在后面，看着她从口袋里拿出烟来，点上，吸一口，回头看看他：“我不知道，欣健。是不是我太贪心？我想要一个男朋友，看得见的，抱得到的，跟我在一起的。每次接到你的电话，好像外星来电，之后回想得太多，几乎怀疑有没有这个人给我打过电话。”

“玫瑰，我离得太远……”

“我知道……”

欣健回自己家将爸爸妈妈都吓了一跳，儿子毫无征兆地从千里之外回来，回来就病倒了，发高烧。

三天过去病势不减，欣健被送到医院，被发现患了肺炎。输液，打针，吃药，整个过程他都是迷迷糊糊的。

忽然有一天，听见有人在手边哭。欣健费力地睁开眼，原来是玫瑰。她看他醒了，抽噎不止，还是说不出话来。

欣健说：“对不起！”

玫瑰的眼泪更加汹涌。

他说：“你当我这样是要赖也好吧，给我一点时间。”

她重重地点头，继续流眼泪。

欣健的父母说：“走吧，走吧，玫瑰，让他好好休息。”

可能之前就是差了这一味药，药即到到了，欣健的病渐渐痊愈。

艾教授打来电话，婉转地催促他回去继续学业，刚刚养好身体的欣健不得不再回美国。临走的时候他紧紧扣着玫瑰的手，不愿意分开，玫瑰说：“你放心，我不是没有心肝的人。”

欣健在艾教授麾下努力学习工作的同时，玫瑰在国内也有好消息，她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跟随孙周继续深造；这个女孩还太会赚钱，她的作业很受画商青睐，她的手机换了两部，在像砖头一样可以防身的大哥大之后，玫瑰用的是诺基亚公司新推出的背后隆起、薄薄掀盖的手机。

她接起欣健的电话：“高科技真是好，我边走路边跟你说话。”

“送卫星上天，服务人类通讯，我确作做出杰出贡献啊！”

“吹牛，罗欣健。”

“是有点。”

她笑了，接着就抱怨起来：“真是的，去美国比去太空还难，我费了这么多劲弄它的签证，有这个工夫，都去欧洲两个来回了。我干脆不去了。”

他说：“别，别，别，艾教授的证明信我不是又发过去了吗？烦请小姐你再麻烦一趟。”

玫瑰去美国探访欣健的手续办了一年半，她终于来到麻省剑桥市，是这一年的早春二月。

他带着她四处游玩儿，探访老师，跟朋友聚会，还走了小小的后门带她去航天中心参观。远远看到“发现者”航天飞机，欣健说：“玫瑰你看，我告诉你，总有一天，我也要造出这样的大鱼来，

在太空里游。”

她说：“嗯，嗯，我信，你把我也带上去。”

那天回家的时候，下大雨，他们从车上下来一路跑回欣健的宿舍，浑身湿透。玫瑰给自己倒了威士忌喝，欣健在一边换衣服。她说：“你变了。”

“哪里？”

“胸脯和屁股，肌肉长得很漂亮。”

他笑起来，又不知道怎么答话。两年多的美国生活让他跟洋人一样养成了吃奶酪和玉米，又勤于锻炼的生活习惯，改变在身上，本来就挺拔的身材变得更加漂亮。

“脱了。”

“干什么？”

“把衣服都脱了。”

雨声隆隆，路灯透过窗帘射在屋子里，罗欣健一件一件地把身上的衣服脱掉，裸着身体站在玫瑰的面前，他以为要有期待已久的有趣的事情发生了，白玫瑰同学居然开始作画。

他说：“我换个姿势？思考者好不好？或者维纳斯？大卫呢？我很会摆那个造型的。”

“我都画好了。”

她给他拿来画。

面孔，肌肉，身材的比例都像是古典的雕像一样，玫瑰用阴影与光的对比勾勒轮廓，画面上的欣健神祇一般。

“太英俊了吧，我还以为自己是书呆子。”

他没说完，她便吻上他，花瓣一样的嘴唇厮磨在他的耳朵边，轻轻说：“欣健怎么会是书呆子？欣健是最好的男孩子。”

美国的春天，二月里的爱情，身体融合得恰到好处，有点冷，有点热，有点坚硬，有点柔软，如此的温存，流连一生。

秘书为罗将军转来周佩云的电话，她在那一侧声音悦耳：“有没有时间，一起吃一顿午餐？”

没有兴趣，又不能得罪，最好的挡箭牌是姐姐小朋友。

“能不能带上我女儿？她下午恰好没有课。”

“那太好了。在哪所小学？罗将军你忙不忙？我去接她。”

“哦，不用，她就在单位的子弟附小，我去接她，我们在哪里见？”

这周小姐与那天见面不太一样，换了浅色碎花的裙子，样子出乎意料的年轻漂亮。

三个人在俄国餐厅见面，妞妞这么大，已经懂得礼貌地应酬，委婉地表示冷淡，她吃的东西不多，便去门外的涂鸦板上画画。周小姐的小勺在咖啡里划啊划，问道：“你在麻省待了三年，何时回国？怎么又参了军？”

他看见妞妞在外面画了一个傻笑的太阳。

“因为我太太。”

四

这一年自玫瑰回国后，欣健在美国忙得不可开交，终于在麻省的信息学课程告一段落，拿到了硕士学位，另一方面，在清华的数学硕士论文也通过导师的检查，玫瑰离开后的三个月，初夏时分，欣健回国答辩。

他在北京见到玫瑰，觉得有点不太一样。胖了一些，精神不太好，跟他看电影的时候打瞌睡。

电影结束了，他拍拍靠在自己肩上的她的脸：“玫瑰，电影都完了，咱们走吧。”

她闭着眼睛说：“不行，再待一会儿。”

“演的什么，你都不知道，就顾着睡觉。”欣健说。

“谁说我不知道？《超能宝贝》，那小孩儿胖得跟你小时候似的。”

他笑起来：“再不走，下一场就开始了。”

玫瑰的下巴点在他的肩上：“我喜欢那个小孩子。”

“不好，太淘气了。”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乖的，心里有数的。”

她有一小会儿没说话，他一抬头就看见她在黑暗里流眼泪，他说：“怎么了？好，那我也喜欢淘气的。”

“不是。不是因为这个。”她很不耐烦，“你这次再回美国，可什么时候回来啊？”

原来如此，可是，他不能回答。

那天答辩很成功，结束了，欣健遇到从前的同学，就聊了几句，此君说：“前几天在医院见到玫瑰了。”

“医院？”

“嗯。”

他急三火四地找到正在跟孙周画画的玫瑰，见到她，仔细看，握她的手，从前那么纤细的手，此时丰满很多。

她刚开始还挺诧异，躲闪了几下，接着就随他了。

他握着她的手说：“你是不是怀孕了？”

她说：“你怎么在美国还学了这个啊？”

他说：“是不是啊？”

她说：“嗯。”

他说：“什么时候的事啊？”

她说：“那天晚上在麻省。刚发现，我想你走了我就打掉。”

他说：“那不行。”

她说：“什么那不行，那不行又怎么办？”

他说我们结婚，我们要孩子，我不回美国了。

她不说话了。

流眼泪，两个人一起。

欣健的父母不喜欢玫瑰，自从上一次欣健因为她跑回国又生病以后，他们对他的这个过早交往的女朋友就没有留下好印象，如今知道儿子用护照跟玫瑰登了记，又下定决心留在国内找工作，欣健的妈妈当时就晕倒住进了医院。

他知道后，在电话里跟爸爸说对不起，对不起！

爸爸说：“那个女孩子，你守不住的，你好

自为之！”

欣健在电话里又对艾教授说对不起。

艾教授说：“真是可惜啊！本来都要收你念博士，中心也给你准备了一份很优越的合同……”

他想，跟这么多的人说对不起，就一定不能再对不起玫瑰了。

买了一枚戒指，欠她一场婚礼。

二十三岁的罗欣健和白玫瑰成了年轻的夫妻，继而年轻的父母。

他听到孙周给玫瑰打来电话，那时玫瑰的小腹已经隆起，在学校办理了休学两年的手续，在家里待产。

玫瑰对着电话说：“对不起，老师。”

欣健在擦地，心里想原来他们两个结婚生孩子，却负了这么多人。

玫瑰说：“是，我明白……谢谢您，也许以后还有机会。”

他听见电话的另一侧，孙周的声音很大：“白玫瑰，你糊涂。”

然后玫瑰将电话缓缓放下。

他直起身看看她：“发生什么事？”

“老师要去法国了，我不能送他。”

“你还好吧？玫瑰。”

“哎呀，他踹我。”

他扶着她坐在椅子上，他的手放在她的肚子上：“这么厉害？”

“报应报应，我从小让我妈妈不省心。”

他听她这样说，笑起来：“哇哈哈哈哈，好高兴。”

“怎么了？你突然笑得这么狰狞。”

“突然想到我是同学里第一个当爸爸的，我是第一个可以花到孩子的工资的。”

“去你的！”

罗将军说：“所以，因为要结婚生孩子的缘故，我得回国工作。”

“挺可惜的。”周佩云说。

“为什么？”

“可能在美国，您会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的条件。”

“也许是这样，不过对我来说，”欣健说，“这里足够。”

欣健第一个工作是在国内的一家新兴的大型通讯公司工作，炫目的背景和高超的业务水平使他拥有最丰厚的薪水，工资卡都放在玫瑰那里，她喜欢钱，喜欢消费。可是也有问题，每次买了衣服箱包鞋子回来，没过多久就不喜欢，自认为越来越没有品位。

欣健穿着自己一贯的白衬衫想，女人还真是难伺候呢，那些东西看不出好看，也看不出难看，挑剔些什么啊。

这年冬天，北京城下第一场雪的时候，妞妞出生了。欣健和玫瑰都不太适应这角色的转变，一个小孩子，红得发紫的颜色，此后要叫他们爸爸妈妈了。

有一段时间，欣健整天抱着妞妞，她的小脸上渐渐有了模样，皮肤也渐渐变成白皙的颜色，他发现，这个孩子长得居然跟玫瑰一模一样。

他说：“你快来看看啊，她笑起来太像你了。”

玫瑰在跑步机上汗如雨下：“别吵我啊，我还得跑一个小时呢。”

妞妞趴在他的胸前，那里濡湿一大片。

在公司里将自己的专业知识最大可能地转化为物质效益的欣健这一天遇到了原来在清华时的吴老师，吴老师说：“欣健你居然在这里工作？”

他说，老师，这里不错啊！日子我很满意。老师，喏，这是我女儿的照片。

吴老师说，你不做科研简直是浪费。可是当他拿起来妞妞的照片看时惊喜地说道：“哎呀，这是姑娘啊？欣健你有福气。”

吴老师四十多岁了，还是单身。

旧相识对欣健的局面都不满意，父母直到现在